

屈原的药房和药

文 / 马俊江



海子有一句诗流传很广：“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”这句诗让我想起中国第一个有名的诗人——屈原。

《九歌·湘夫人》有诗：“筑室兮水中，葺之兮荷盖。”用白话来说就是：“我要在水中盖一幢房子，屋顶上铺满荷叶。”和海子的房子一样，屈原理想的房子也在水边，也有美好的草和树。只不过，屈原的房子，更多香草嘉木：“桂栋兮兰橑，辛夷楣兮药房。”这房子的房梁是桂木，椽子来自木兰树，门楣是辛夷木。桂树、木兰、辛夷，都是屈原的嘉木，可怎么会是药房呢？

药，汉代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是“治病草”。古人的草和今人的草不一样：今人说草就是说草本植物，但古人说的“治病草”，也就是“本草”的“草”，几乎囊括了天地万物。古人世界，除了五味五谷，还有一个五药，汉人郑玄说五药乃是“草木虫石谷”。陈寅恪先生讲，凡解释一字，即是作一部

文化史。“药”字里，也有一部文化史——屈原的“药”，不是医学史里的“治病草”，不是“草木虫石谷”，而是文学史里的香草——汉人王逸注《楚辞》说得清楚：“药，白芷也。”

今人所知道的白芷，恐怕还是一味中药，但在屈原的诗歌世界中，白芷是香草。所以，“药房”就是用嘉木建、造、以香草装饰的房子。嘉木香草都是香，药房是散发着馨香的房子。说白芷馨香，也似乎不大合适。《离骚》中，屈原说到香草的第一句诗是“扈江离与辟芷”，王逸注释说：“辟，幽也。芷幽而香。”白芷的香和兰草一样，是幽香，是遗世独立的香。这样说来，药房，也是遗世独立的房子。遗世独立，即不同流合污，这也是屈原用他全部的诗歌吟唱的一个主题。

只说白芷的香，也还不够。中药的白芷是干枯的，而香草是生长的。生长的草，最美的颜色是青。屈原之后，诗人们再提及白芷，除了味的幽香，还有色的青青。为人熟知的《岳阳楼记》

中，范仲淹写道的明媚春光中，就有屈原喜欢的两种香草：“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”。

范仲淹的芷与兰在水边，在水中小洲上，可以说是写实，说那水是洞庭湖，但其实，范仲淹文章里的水和草更来自屈原，这就是传统。屈原的诗歌都是在水边写的，香草也都在水边洲上：“沅有芷兮澧有兰”——沅是沅水，澧是澧水。洲呢？“采芳洲兮杜若，折芳馨兮为所思”。屈原给水中小洲取了个美好的名字：芳洲，芳洲上有杜若，有白芷——别忘了，“芳”是白芷的别名。这个长满香草的水中芳洲，也是中国诗人写下的第一个理想国。

这个理想国里，香草青青，幽香四溢。屈原在那里盖了一所房子，叫药房。药房里的药是香草，不治身体的病，只关乎心灵。屈原说自己身披江离和辟芷，王逸注释说：“行清洁者以佩芳”，纯洁的人才能佩戴香草。药房呢？可以说一句：行清洁者居之。■